



談師子吼與野干鳴

智 銘

「獅子」，在佛典中寫作「師子」。到後來才加上「豸」部而成「獅子」。如爾雅的「釋獸」上說：「豸生三豸，二師、一特。」又「釋畜」上說：「犬生三豸，二師、一獬。」因此，古代叫「獅子」爲「師子」。如漢書西域志上說：「烏戈有桃拔：師子、犀牛。」今居印度南方海中的斯里蘭卡（即錫蘭），過去多產獅子，而其國人能馴服獅子，所以古代的中國人就叫該國爲「師子國」。如唐書西域傳上說：「師子居西南海中，延袤二千餘里，能馴養師子，因以名國。」這就是佛經的譯者之所以將「獅子」寫爲「師子」的原因。

「獅子」是所有動物中性情最兇猛、最善殺獵的動物。只要獅子一吼，百獸無不驚伏，所以獅子被尊爲百獸之王。在佛法中，因佛陀所說的法，可以降伏一切的外道，因此，佛弟子們視佛陀的說法也比之如「獅子吼」。

至於「野干」它的形狀很似狐，但體形較狐爲小，毛爲青黃

色。如野狗似的喜歡羣居，夜間的鳴聲却有如狼叫。由於野干的體形與狐很相似，又習性多疑而狡詐也很相似，所以我國的佛籍紀錄中，有的時候稱之爲「野干」，有的時候稱之爲「狐」。

如五分律法苑珠林五十四，有這樣的記說：

「昔有一人，在山中誦剎利書，有一野狐住其旁，專心聽誦書，有所解。謂：『我解此書，足爲諸獸中之王矣。』於是遊行而遇瘦狐。威脅之，使之服從。展轉伏一切之狐、伏一切之象、伏一切之虎、伏一切之師子，遂得爲獸中之王。乃作此念：『我今爲獸中之王，應得王女而婚。』乘白象、率羣獸，圍迦夷城，城中智臣白王言：『王與獸期戰日，且索彼一願，願使師子先戰後吼，彼必謂我畏師子，使師子先吼後戰。』野狐果使師子先吼，狐聞之心碎，由象上墜地死，於是，羣獸一時散走。」

又，如「大智度論」第十四卷說：

「野干詐死，雖截其耳、尾，亦忍之，及斷命，乃驚走。」

再，如「經律異相」四十七說：

「有野狐往師子所乞食，每得殘餘，適值師子飢，便呼野狐取吞之。未死，於咽中呼言：『大家活我。』師子心念：『養汝使肥大，以備今日耳，汝復云何？』」

由這些的記載，可見「野干」與「狐」，不但形狀很近似，而其狡詐的習性，也非常近似，所以佛典上有時以「野干」為譬喻，有時以「狐」來作譬喻。這都是以其狡詐來比喻世間狡詐的人。

佛陀住世的時候，有一個很有警世作用的故事。當時有一個修梵行的梵志名叫「奢羅浮」，住在離王舍城不遠的須摩揭陀池旁的地方。有一天，他面對着在一起修梵行的梵志們說：

「我知道釋子所說的教法，以我的所知所見，遠勝過那釋子。」

他所說的「釋子」不是指佛弟子們，而是指「釋迦牟尼佛」。當他說這話的時候，正有許多位佛弟子們在那兒經過，擬入王舍城去行乞。聽到了那奢羅浮所說的話。因此，在乞食完畢，返回僧坊以後，收拾了衣鉢，洗淨了雙足就去到佛陀的處所，稟告佛陀說：

「世尊！我們今日入王舍城乞食，在經過須摩揭陀池，池旁住有許多梵志，其中一位叫奢羅浮的梵志，當着大家說：

「我知道釋子所有的教法，我的所知所見，遠勝過那釋子

。」

世尊！這是一個破邪顯正的好因緣，請世尊前往那池畔，與那梵志討論彼此的所知所見。」

世尊默然地答應了，於是，在弟子們前護後擁之下，到了須摩揭陀池畔。那時，奢羅浮梵志見佛由遠而近地走來，即從坐起，另外鋪設了一個高座。當佛陀走近他身邊時，他對佛陀說：

「你請坐此座。」

佛陀就坐了下來，坐好以後，對奢羅浮梵志說：

「你真的曾說過：『我知道釋子所有的教法，我的所知所見，遠勝過那釋子。』這樣的話嗎？」

奢羅浮梵志聽了，默然而住，不敢答話。佛又問他：

「怎麼默不作聲呢？你若真的有所知所見，可以隨你的意思說出來。如果你所說的知見有不具足的地方，我會為你宣說；如果你說的知見具足，我當隨喜功德。梵志！你當知道，世間有人會這麼說：

「如來非阿羅呵三藐三佛陀。」

我聽到了這話，不但不以為意，反而會自己稱念：『善哉！』然後才去請問他：

「你因為何故而說如來非阿羅呵三藐三佛陀呢？」那說這話的人，對佛理沒有堅定的信解，不能正確地答覆我的問題，却說了一些世間無關的事，間雜在他所說的知見中，竟然自我驕慢而生毀害之心，當談到較深入的問題時，就不能答如所問了。最後理屈辭窮，默不作聲，慚愧低頭，喪

失了所有的機辯能力。奢羅浮！你現在的表情，也正是如此。

還有一些人會這麼說：

「沙門瞿曇能善顯示過人的佛法！」

作這樣說的人，我也會稱念：

「善哉！」然後再去問他：

「你以什麼智慧知道沙門瞿曇的佛法過於他人呢？」

那人不能正確地答覆我，也說一些世間無聊的話，間錯在他所說的知見中。當我再追問他的時候，就理屈辭窮、慚愧低頭，默然而住，喪失了一切機辯的能力。奢羅浮！你現在的表情，也正是如此。

還有一些人這麼說：

「沙門瞿曇所有弟子，無善迴向、不持具戒。」作這麼說的人，我也會稱念：

「善哉！」但是也會請問他：

「你以什麼方法來驗知沙門瞿曇的弟子們，無善迴向、不持具戒呢？」

他也不能回答我，只說一些世間的話來敷衍一番，當我追問其詳的時候，就理屈辭窮，慚愧低頭，默然而住，失去機辯的能力。奢羅浮，你現在的表情也正是如此。」

佛陀對奢羅浮作獅子吼的那個時候，在場的梵志們，就質問奢羅浮梵志：

「你今天爲什麼默然不說話呢？你從前當着我們的面，不是

說你的所知所見，超過瞿曇的所有教法嗎？今瞿曇在這裏，你正可以向他質疑，爲什麼不質疑，而瞿曇向你質疑的時候，你却不說一句話呢？

再說，瞿曇已告訴你：你說的所知所見具足，他會隨喜，說的不具足，他會向你宣說法要，使你具足，你爲什麼還是不說一句話呢？」

奢羅浮被梵志們如此地質問着，他也默然不說話，佛陀見他始終不開口說話，知道他實在無所知亦無所見，就起身返回王舍城。

當佛陀走了以後，梵志們更以種種的話來呵責他：

「你今天的表現，就如同一頭截去了兩角的牛，只敢躲在暗處吼吼而已，但面對瞿曇作獅子吼的時候，却被嚇得不敢出聲。」

你也好像是個小女子，想要學男子漢大丈夫似地說話，可是一開口仍舊是嗲聲嗲氣的小女人聲。你要想學瞿曇作獅子吼，更難成功。

你要像一隻野干，想要作獅子吼，但一出聲，仍舊是野干鳴，終不能如獅子吼。」

當梵志們以這麼刻薄的話責罵以後，就都離開奢羅浮，各自四散修道而去了。

以上這個故事是很感人的，也很能發人深省的。過去的禪德們，常用這故事來作教育法，教育禪行者們在自己的禪定尚未修到相當的境界時，不要想作獅子吼，否則，一出聲，就有如野干鳴了。